

西溪叢語



西溪叢語

姚寬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初版

鎖

(01333)

西溪叢語 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輯者 姚寬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各埠商務印書館

(本書校對者潘同曾)

西溪叢語二卷。宋姚寬撰。寬字令威。嵯縣人。父舜明。紹聖四年進士。南渡。歷官戶部侍郎。徽猷閣待制。寬以父任補官。仕至權尚書戶部員外郎。樞密院編修官。其書多考證典籍之異同。如辨文選神女賦玉字爲王字之誤。辨劉放論蕭何不爲功曹之誤。辨黃庭堅論徐浩詩壞能字押奴來切之誤。辨歐陽修論張繼半夜鐘之誤。辨王安石詩經新義彤管爲簫笙之誤。皆極精審。至考感甄賦之始末。不辨其非。謂陶潛詩中之田子春。卽漢書劉澤傳之田生。謂杜甫詩中之黃衫少年。爲霍小玉傳之黃衫客。又謂甫俊逸鮑參軍句爲譏李白。皆失之穿鑿附會。註劉禹錫詩翁仲字不知其不作於洛陽。註李白詩唾井字不知其出於玉臺新詠。王宋詩引秦嘉贈婦詩。誤以第一首爲徐淑作。引詩品誤改寶釵字。皆爲疎舛。然大致瑜多而瑕少。考證家之有根柢者也。葉適水心集有西溪集跋。其稱此書以易肥遯爲飛遯。以孟子不若是恕爲不若是忿。二條。又謂金海陵王南侵時。寬推論太乙。熒惑行次。決其必敗。未幾果有瓜洲之事。又謂其著書二百卷。古今同異。無不該括。又謂其古樂府流麗哀思。頗雜近體。詩長短皆絕去尖巧。乃全造古律。加於作者一等。蓋亦一代博洽工文之士矣。

西溪叢語卷上

宋 刻川姚 寬令威輯

周易遯卦。肥遯無不利。肥字古作𦉰。與古蜚字相似。卽今之飛字。後世遂改爲肥字。九師道訓云。遁而能飛。吉孰大焉。張平子思元賦云。欲飛遁以保名。註引易上九飛遯無不利。謂去而遷也。曹子建七啓云。飛遯離俗。程氏易傳引漸上九鴻漸于陸。爲鴻漸于逵。以小狐汔濟。汔當爲訖。豈未辨證此耶。

論語云。觚不觚。觚哉。觚哉。太平御覽引此。注云。孔子日削觚而志有所念。觚不時成。故曰觚哉。觚哉。觚小器耳。心不專一。尙不時成。況於大事乎。觚木簡也。史游急就章云。急就奇觚。與衆異。注云。觚者。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或六面。或八面。面皆可書。觚者。稜也。有稜角也。

許氏說文。念音呼介切。忽也。引孟子孝子之心不若是念。今所傳孟子曰。爲不若是想。趙岐注云。想無愁貌。公明高以爲孝子不得意於父母。自當愁怨。豈可想想然無憂哉。許氏說文用古文纂集成之。引用念字。恐爲正也。

舊於會稽得一石碑。論海潮依附陰陽時刻極有理。不知其誰氏。復恐遺失。故載之。觀古今諸家海潮之說者多矣。或謂天河激湧。見葛洪潮說亦云地機翕張。見洞正二真經盧肇以日激水而潮生。封演云。月周天而潮應。挺空入漢。山湧而瀟。隨之。施師謂僧隱之言析木大梁。月行而水大。見寶叔蒙瀟志源殊派異。無所適從。索隱探微。宜伸確論。大中祥符九年冬。奉詔按察嶺外。嘗經合浦郡。廉州沿南溟而東過海康。雷州歷陵水。化州涉恩平。思州

住南海廣州迨由龍川惠州抵潮陽潮州泊出守會稽越州移蒞勾章明州已上諸郡俱沿海濱朝夕觀望潮汐之

候者有日矣沙潮退也得以求之刻漏究之消息消進息退也十年用心頗有準的大率元氣嘯翕天隨氣

而漲歛溟渤往來潮隨天而進退者也以日者衆陽之母陰生於陽故潮附之於日也月者太陰之精

水乃陰類故潮依之於月也是故隨日而應月依陰而附陽盈於朔望消於朏朏尾切魄虛於上下弦

息於輝朏而月見東方也故潮有小大焉今起月朔夜半子時潮平於地之子位四刻一十六分半月離

於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二分對月到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過月望復東行潮附日而

又西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俱復會於子位其小盡則月離於日在地之辰次

日移三刻七十三分半對月到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

亦俱復會於子位是知潮常附日而右旋以月臨子午潮必平矣月在卯酉汐必盡矣或遲速消息之

小異而進退盈虛終不失其期也或問曰四海潮平皆有漸惟浙江濤至則亘如山岳奮如雷霆水岸

橫飛雪崖傍射澎騰奔激吁可畏也其漲怒之理可得聞乎曰或云夾岸有山南曰龜北曰赭二山相

對謂之海門岸狹勢逼湧而爲濤耳若言狹逼則東溟自定海縣名屬四明郡吞餘姚奉化二江江以縣爲名屬會稽一

對謂之海門岸狹勢逼湧而爲濤耳若言狹逼則東溟自定海縣名屬四明郡吞餘姚奉化二江江以縣爲名屬會稽一

州明作之浙江尤甚狹逼潮來不聞濤有聲也今觀浙江之口起自纂風亭地名屬會稽北望嘉興大山屬秀

杭越矣蓋以下有沙潭南北亘連隔礙洪波蹙遏潮勢夫月離震兌他潮已生惟浙江潮水不同月經

乾巽潮來已半濁浪堆滯後水益來於是溢於沙渾猛怒頓湧聲勢激射故起而爲濤耳非江山淺逼使之然也

有國名曰東方諸事氏義狄古今河北卷出唐道藏

段成式酉陽雜俎有諸臯記又有支諸臯意義難解春秋左氏傳襄公十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墜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人巫臯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疑此事也晁伯宇談助云靈奇祕要辟兵法正月上寅日禹步取寄生木三呪曰睹臯敢告日月震雷令人無敢見我我爲大帝使者乃斷取五寸陰乾百日爲簪二七循環還着令人不見晁說非也

昔楚襄王與宋玉遊高唐之上見雲氣之異問宋玉玉曰昔先王夢遊高唐與神女遇玉爲高唐之賦先王謂懷王也宋玉是夜夢見神女寤而白王王令玉言其狀使爲神女賦後人遂云襄王夢神女非也古樂府詩有之本自巫山來無人觀容色惟有楚懷王曾言夢相識李義山亦云襄王枕上元無夢莫枉陽臺一片雲今文選本玉王字差誤

古文篆者黃帝史衙人蒼頡所作也蒼頡姓侯剛氏衙音語

杜甫詩丹青引學書須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衛夫人名鑠字茂漪卽廷尉展之弟恆之從妹汝陰太守李矩之妻中書郎李充之母王逸少師善鍾法能正書入妙能品王子敬年五歲已有書意夫人書大雅吟賜之

杜甫詩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沉槍。薛蒼舒注杜詩。引車頻秦書云。苻堅造金銀綠沉細鎧。金爲繩以縹之。綠沉精鐵也。北史隋文帝嘗賜張龜綠沉甲。獸文貝裝。武庫賦云。綠沉之槍。唐鄭棨聯句。有亭亭孤笋。綠沉槍之句。續齊諧記云。王敬伯夜見一女。命婢取酒。提一綠沉漆榼。王羲之筆經。有又以綠沉漆竹管見遺。亦可愛翫。蕭子雲詩云。綠沉弓項縱。紫艾刀橫拔。恐綠沉如今以漆調雌黃之類。若調綠漆之。其色深沉。故謂之綠沉。非精鐵也。

李義山代魏宮私贈詩云。來時西館阻佳期。去後漳河隔夢思。知有宓妃無限意。春松秋菊可同時。代元城吳令質暗爲答云。背闕掃藩路欲分。水邊風日半西曛。襄王枕上元無夢。莫枉陽臺一片雲。第一篇注云。黃初三年。已隔存歿。追逮其意。何必同時。按此詩當是四年作。甄后黃初二年。郭后有寵。后失意。帝大怒。六月。遣使賜死。葬于鄴。洛神賦云。黃初三年。朝京師。還濟洛川。李善云。三年。立植爲鄴城王。四年。徙封雍邱。其年朝京師。又文紹云。三年。行幸許。又曰。四年三月。還雒陽。並云四年朝此。云三年誤矣。怨盛年之不當。李善云。謂少壯之時。不能得當君王之意。此言微感甄后之情。黃初二年。植與諸侯就國。監國謁者灌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故貶爵安鄉侯。改封鄴城侯。後求見帝。黃初四年來朝。帝責之。置西館。未許朝。上責躬詩。裴劔傳奇載感甄賦之。因文字淺俗。不可信。元微之代曲江老人百韻。有班女恩移趙。思王賦感甄。何也。李善注感甄賦云。東阿王漢末求甄后逸女。不遂。太祖回。與五官中郎將植殊不平。晝思夜想。忘寢與食。黃初中入朝。帝示植玉縷金帶枕。植見之。不覺泣下。

時已爲郭后讒死。帝意亦悟。因令太子留宴飲。以枕寶植。植還度輶輶。將息洛水上。忽見女子來。自云。我本託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嫁時從嫁。前與五官中郎將。今與君王。遂用薦枕席。歡情交集。又云。豈不欲常見。但爲郭后以糠塞口。令被髮掩面。羞將此形貌重覩君王耳。言訖。遂不復見所在。遣人獻珠於王。王答以玉佩。悲喜不能自勝。因作感甄賦。後明帝見之。改爲洛神賦云。孔融傳云。初曹操攻屠鄴城。袁氏婦子多見侵掠。而操子丕納袁熙妻甄氏。魏略云。鄴城破。文帝入紹舍。后脇伏姑膝上。帝令舉頭就視。見其顏色非常。太祖聞其意。爲迎取之。

李太白過彭蠡湖詩云。水碧或可採。金膏秘莫言。余將振衣去。羽化出羈煩。江文通擬王微君詩云。水碧驗未贖。金膏靈詎緇。翰曰。水碧。水玉也。金膏。仙藥也。又擬郭璞云。傲睨摘木芝。凌波採水碧。謝靈運入彭蠡湖口作。雲物多珍怪。異人祕精魂。金膏滅明光。水碧輟流溫。注云。水碧。水玉也。此江中有之。然皆滅其明光。止其溫潤。穆天子傳。河伯示汝黃金之膏。山海經云。耿山多水碧。又云。柴桑之山。潯陽水。其下多碧。多冷石赭。未知何物。余常見墨子道書大藥中有水脂碧者。當是洪炎雜家引舊說云。宮亭湖中有孤石介立。周圍一里。竦直百丈。上有玉膏可採。梅聖俞聽潘歙州話廬山詩云。絕頂水底花。開謝向淵腹。風力豈能加。日氣豈能嗅。攬之不可得。滴瀝空在掬。豈非水碧耶。子久遊廬山。不聞有此。柳子厚詩云。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烟消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欸。音襖。乃。音藕。相應之聲也。今人誤以二字合爲一。劉言史瀟湘游云。夷女采山蕉。緝紗浸江水。野花滿鬢妝色新。閒歌

曖迺深峽裏。曖迺知從何處生。當時泣舜斷腸聲。此聲同而字異也。曖迺卽欸乃字。

李義山崇讓宅讌詩。風過迴塘萬竹悲。洛陽有崇讓坊。有河陽節度使王茂先宅。李卽茂先之壻。章氏述征記云。此坊出大竹及桃。

離騷九歌章句。名曰九。而載十一篇。何也。曰。九以數名之。如七啓。七發。非以其章名。或云。國殤。禮魂不在數。若除國殤。禮魂。只二十三篇。韓文公云。屈原離騷二十五。王逸云。漁父以上二十五。合國殤。禮魂也。劉涓子注魏都賦。引九章之辭曰。菰也。必獨立。引卜居之辭曰。橫江潭而漁。今閱二篇。又無是二句。信有闕文。涓子出漢後。何爲獨見全書也。嘗有策問云。蕭統文選載九歌。無國殤。禮魂。晁無咎謂大招古奧。疑原作。今起離騷。經遠遊。天問。卜居。漁父。大招。而云九章九歌。又十八則。原賦存者二十四篇耳。惜哲盡敍原意。末云。鸞鳳之高翔。見盛德而後下。與賈誼弔屈原文云。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斷章趣同。將誼敍之也。抑固二十五篇之一。未可知也。若如文選去國殤。禮魂。以大招。惜哲補。則二十五篇似爲足矣。橫江潭而漁。揚雄答客難有之。如賈逵。班固於離騷經。嘗以所見改易無疑。則九章卜居。如王逸輩。或有改易。未可知也。書之闕文。未易深攷。

杜甫野航恰受兩三人。晉郭翻乘小舟歸武昌。安西將軍庾亮造之。以其船狹小。就引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猥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船也。

李商隱詩云。何人書破蒲葵扇。記看南塘移樹時。蒲葵。棕櫚也。晉陽秋。謝太傅鄉人有罷中宿縣詣安。

問歸資。答曰：唯有五萬蒲葵扇。安乃取其中者執之。其價數倍。又王羲之見老姥持六角扇賣之。因書其扇各五字。老姥初有難色。羲之謂曰：但云右軍書。以求百金。姥從之。人競買之。乃二事誤用也。

杜甫洗兵馬。左太冲魏都賦云：洗兵海島。刷馬江州。六韜武王問太公：雨輜車至軫。何也？云：洗甲兵也。魏武兵要曰：大將將行。雨濡衣冠。是謂洗兵。

海上人云：蛤蜊文蛤。皆一潮生一暈。

趙純師孟云：澶淵之役。班師留兵器於開德府。謂之御前甲仗庫。著令監官四員。兩員宗室。庫內有張承業財計書。李克用兵法。此書今亡。

眞贋。贋。僞也。韓非子云：宋人求饑鼎。魯人云：眞也。齊人曰：贋也。

夏歸藏云：士無兼年之食。遇天飢。妻子非妻子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飢與喪。臣妾非其有也。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飢。百姓非所有也。戒之哉。

綢繆兩字。而有數義。詩云：綢繆牖戶。注云：纏綿也。王粲云：綢繆清燕娛。五臣云：綢繆親重貌。吳質答東阿王書云：是何慰喻之綢繆乎。注云：綢繆殷勤之意也。

老杜送孔巢父幾歲。寄我空中書。用史宗引小兒騰空。覺脚下有波濤。寄書事。乃蓬萊仙人也。洪慶善云：空中書。乃鴈足書。非也。

酒謂之歡伯。焦貢易林坎之兌。遯之未濟。辭云：酒爲歡伯。除憂來樂。福喜入門。與君相索。伯音博。協音也。

王琪君玉金陵飲酒詩云。蜀江雪浪來天際。一派泉春寶釵碎。蓋謂水碓舂金釵糯也。金釵乃糯米之名。詩載荆公集中。非也。

杜牧之詩云。娉娉嫋嫋十三餘。荳蔻梢頭二月初。不解荳蔻之義。閱本草。荳蔻花作穗。嫩葉卷之而生。初如芙蓉。穗頭深紅色。葉漸展。花漸出。而色微淡。亦有黃白色。似山薑花。花生葉間。南人取其未大開者。謂之含胎花。言尙小如姪身也。

東坡和陶詩云。再遊蘭亭。默數永和。攷蘭亭之會。自右軍。謝安。凡四十二人。後大歷中。朱迪。呂謂。吳筠。章八元等三十七人。經蘭亭。故池聯句。有賞是文辭會。歡同癸丑年之句。必有此事也。

陶淵明閒情賦。必有所自。乃出張衡同聲歌云。邂逅承際會。偶得充後房。情好新交接。颺慄若探湯。願思爲莞席。在下蔽匡牀。願爲羅衾幃。在上衛風霜。

東坡濁醪有妙理。賦云。濁者以飲吾僕。清者以飲吾友。僕謂我也。或以爲奴僕誤矣。

吳越春秋云。吳國西子被殺。杜牧之詩云。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東坡詞云。五湖聞道。扁舟歸去。仍攜西子。予問王性之。性之云。西子自下姑蘇。一舸自逐范蠡。遂爲兩義。不可云范蠡將西子去也。嘗疑之。別無所據。因觀唐景龍文館記。宋之問分題得浣紗篇云。越女顏如花。越王聞浣紗。國微不自寵。獻作吳宮娃。山藪半潛匿。苧羅更蒙遮。一行霸勾踐。再笑傾夫差。豔色奪常人。效顰亦相誇。一朝還舊都。靚粧尋若耶。鳥驚入松羅。魚畏沉荷花。始覺冶容妾。方誤羣心邪。此詩云復還會稽。又與前不同。當更詳。

考

蔡中郎石經。漢靈帝熹平四年。邕以古文、篆、隸三體書五經。刻石於太學。至魏正始中。又爲一字石經。相承謂之七經正字。唐志又有今字論語二卷。豈邕五經之外。復有此乎。隋經籍志凡言一字石經。皆魏世所爲。有一字論語二卷。不言作者之名。遂以爲邕所作。恐唐史誤。北齊遷邕石經于鄴都。至河濱岸崩。石沒于水者幾半。隋開皇中。又自鄴運入長安。尋兵亂廢棄。唐初。魏鄭公鳩集所餘。十不獲一。而傳拓之本。猶存祕府。當時一字石經。猶數十卷。三字石經。止數卷而已。由是知漢石經之亡久矣。魏石經近世猶存。堙滅殆盡。往年洛陽守因閱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取之。凡得尙書、論語、儀禮合數十段。又有公羊碑一段。在長安。其上馬日禪等所正定之本。據洛陽記。日禪等題名本在禮記。而日禪乃在公羊碑。益知非邕所爲也。尙書、論語之文。今多不同。非孔安國、鄭康成所傳之本也。獨公羊當時無他本。故其文與今文無異。然皆殘缺已甚。宋敏求洛陽記云。漢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刊石。熹平四年。蔡邕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馬日禪、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飈等奏定六經。刊於碑後。諸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筆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衢。其碑爲古文、篆、隸三體。立太學門外。又云。魏正始中立篆、隸、古文三字石經。又刊文帝典、論六碑。附其次於太學。又非前所謂一字石經也。又晉石經隸書。至東魏孝靜遷于鄴。世所傳一字石經。即晉隸書。又非魏碑也。今漢碑不存。晉、魏石經亦繆謂之蔡邕字矣。唐祕書省內有蔡邕石經數十段。後魏末自洛陽徙至東宮。又移將作內坊。貞

觀四年魏徵奏於京師祕書內省置武后復徙於祕書省未知其一字與三字也。

左氏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杜預曰寢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甚言其生之易也據風俗通不舉寤生子俗說兒墮地未可開目便能視者謂之寤生子妨父母鄭武公老終天姜氏亦然豈有妨父母乎其說與杜預異。

紹興府軒亭臨街大樓五通神據之士人敬事翟公巽帥越盡去其神改爲酒樓神座下有一大酒字亦非偶然目爲和旨樓取食貨志酒酣在官和旨使人。

昔張敏叔有十客圖忘其名予長兄伯聲嘗得三十客牡丹爲貴客梅爲清客蘭爲幽客桃爲妖客杏爲醜客蓮爲溪客木犀爲巖客海棠爲蜀客躑躅爲山客梨爲淡客瑞香爲閨客菊爲壽客木芙蓉爲醉客酴醾爲才客臘梅爲寒客瓊花爲仙客素馨爲韻客丁香爲情客葵爲忠客含笑爲佞客楊花爲狂客玫瑰爲刺客月季爲癡客木槿爲時客安石榴爲村客鼓子花爲田客棣棠爲俗客曼陀羅爲惡客孤燈爲窮客棠梨爲鬼客。

襄漢隱者躬耕數畝因古冢爲亭往來題詩甚富一日柱間得一絕相傳呂公作也冢上爲亭鬼莫噴冢頭人卽冢中人憑欄莫起存亡意除却虛空總是塵。

長兄伯聲云洛中董氏蓄雷琴一張中題云山虛水深萬籟蕭蕭古無人蹤惟石嶢嶢狀其聲也其外漆下隱有朱書云洛水多清泚崧高有白雲聖朝容隱逸時得詠南薰此詩見宋之間集。

縣達道蓄雷威琴。中題云石山孫枝。樣剪伏羲。將扶大隱。永契神機。徐浩書。字類石經。今歸居氏矣。嘗見一琴。中題云唐大歷三年仲夏十二日。西蜀雷威於雜花亭合。

莫承之琴池之側有隸字云。中平四年。逐客蔡邕吳中斷。

李巽伯云。先公得雷威琴。錢氏物也。中題云嶧陽孫枝。匠成雅器。一聽秋堂。三月忘味。故號忘味云。爲當代第一。

長兄伯聲云。昔至澠邑。獲一古琴。中題云合雅大樂。成文正音。徽絃一泛。山水俱深。雷威斷。歐陽詢書。陝郊處士魏野家藏。後歸澠人溫氏。予得之。喜而不寐。野嘗有詩云。基退難饒客。琴生却問兒。聲又過忘味云。

樵李僧智和蓄一琴。雲和樣。天池上題云南溟夷島。產木有堅如石。文橫銀屑者。夷名曰伽陀羅。余愛其堅。又貴其異。遂用作此。臨岳製五行。行七字。下橫四字。李陽冰書。後智和云沒官。迺入樂府。遂入禁中。或云蔡叔羽以錢五萬得之。妄矣。

伊南田戶店質管谷隱士趙彥安獲一琴。斷文奇古。真蛇蛭也。聲韻雄遠。中題云霧中山三字。人莫曉也。後得蜀郡草堂閒話。中載云雷氏斷琴。多在峨眉。無爲霧中三山。方知爲雷琴矣。

何都巡出古鏡。背龜紐。以蓮葉承之。左右彈琴。仙人一鳳皇對舞。帶有銘云。對鳳皇舞。鑄黃金帶。陰陽各有配。日月恒相會。白玉芙蓉匣。翠羽瓊瑤帶。同心人心相親。照心照膽保千春。

李晦之一鏡。背有八柱十二獸。面微凸。帶有銘云。尚方佳貢大毋傷。左龍右虎辟牛羊。朱鳥元武順陰陽。子孫備具居中央。長保二親樂富昌。

近見一鏡如鐘樣。鼻有大環。有隸字云。一生有十口。前牛無角。後走有口。十三字。下有一虎。其字恐甲午字謎也。

近得一夾鏡。大鼻。叩之中虛。有冠劍四人。一題忠臣伍子胥。一吳王。一越王。一范蠡。又二婦人。云越王二女。皆小隸字。製作奇古。沈存中云。夾鏡最難得。

宣和貴人家有寫唐會要一軸。係第七卷。後題行官楊小瑛書。字畫頗佳。其議山陵疏中。稱虞世南者至再。上疏則不稱姓。止云世南。

李商隱有當句對詩云。密邇平陽接上蘭。奏樓爲瓦漢宮盤。池光不定花光亂。日氣初涵露氣乾。亦有當句對而兩句不對者。如陸龜蒙詩云。但說漱流并枕石。不辭蟬腹與龜腸。

齊斧。虞喜志林。齊側階切。凡師出齊戒。入廟受斧。故云齊也。陳琳云。腰領不足以膏齊斧。服虔注云。易喪其資斧。張晏云。斧。鉞也。以整齊天下。應劭云。齊。利也。蕭斧。或云越斧也。淮南子云。磨蕭斧以伐朝菌。蕭之義未詳。太平御覽引漢書王莽傳。喪其齊斧。音齋。

劉夢得詩有盃前膽不虧。趙總有吞船酒膽弱。禮部韻。唐韻並無。集韻在山字韻。音呼關切。頤也。魚皆逆水上。近有詞云。江水東流郎又西。問尺素何由到。似非也。古樂府緩聲歌云。思東流之水。必有西。

上之魚

大木百圍生遠籟。朱絃三嘆有遺音。東坡介甫皆有此句。

東坡詩云。仙人拊我頂。結髮授長生。李太白詩也。

梁昭明淵明集敍曰。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此二句出陳思王求自試表。李善注云。越絕書。范蠡自楚之越。越王與言。盡日。大夫石賈進曰。銜士不信。客歷諸侯。無因自致。非眞賢也。

李商隱燒香曲云。八蠶蠶綿小分炷。獸焰微紅隔雲母。左太冲吳都賦云。鄉貢八蠶之綿。注云。有蠶一歲八育。雲南志云。風土多暖。至有八蠶。言蠶養至第八次。不中爲絲。只可作綿。故云八蠶之綿。

劉向別錄云。讎校書一人持本。一人讀對。若怨家。故曰讎書。

世傳樊川別集爲杜牧之詩。乃許渾詩。渾有丁卯集。烏絲欄上本者。唐彥猷家有數十首。皆樊川外集中詩也。丁卯乃潤州城南橋名。渾居此橋。謂之丁卯莊。故基尙在。

杜甫詩云。弩影落杯中。風俗通。應彬爲汲令。請主簿杜宣。賜酒。壁上有懸赤弩。照於杯中。形如蛇。宣惡之。謂蛇入腹。遂病。後至其故處。知弩影。遂解。與廣客事相類。梁簡文臥疾詩云。沉痾類弩影。

劉禹錫龍曄遙望麴塵絲。使麴塵字者極多。禮記月令。薦鞠衣于上帝。告桑事。注云。如鞠塵色。周禮。內司服鞠衣。鄭司農云。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乃知用麴塵字非是。

杜甫月詩云。塵匣元開鏡。風簾自上鉤。乃用沈雲卿月詩。臺前疑掛鏡。簾外自懸鉤。又云。春水船如天上